

ZXFK 闲情山水

走马岗听故事

□ 阿 黛

走马古镇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，修筑于一座形似奔马的山岗之上，故又称“走马岗”。

路进古镇，感觉特别亲近，宛若老朋友重逢。明媚的阳光下，偌大的明清建筑古戏楼，沉睡的陈氏药铺，被层层迷离的光影罩住。昔日的声声绝唱似乎还余音绕梁，在我的耳畔回荡；药铺主人的卧室内至今放置着雕花木床，沉沉的黑里泛着幽暗的红，白色的蚊帐闪动着丝丝灵光，它仿佛是你前生的围房，依旧透着甜蜜而温馨的气息。

走马古镇店铺不算多，但古驿道遗址、古街区、铁匠铺、慈云寺遗址等至今尚存。徜徉其间，随处可见飞檐翘壁上悬挂着“老茶馆”“杂货铺”“剃头铺”这样古色古香的小彩旗，在风中摇曳，一下子把人带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。踏上古镇的青石板路，窄窄的古镇错落有致，古屋参差，灯笼串红，衬着木墙青瓦，令一座座古庭院韵味无穷，也成就了古镇别样的美丽。当城市里的人行色匆匆为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走马人却把一杯清茶，摆一通龙门阵，蹲在屋檐下摘一摘还带着露水的青青蔬菜。那日子过得闲散、恬淡，你不羡慕都不行。

闯进一家旧货铺，里面的收藏品琳琅满目。可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赶马用的马笼头、马鞭和马鞭上。睹物思人，那当啷当啷的马铃声似乎又在古镇响起，一队彪悍的马帮正徐徐走来……正是这些南来北往的行人把各种新鲜事带到走马古镇，才催生出这个古镇不计其数的民间文化作品，创作出上千则生动诙谐的民间故事。

今年75岁高龄的刘远杨老先生便是走马古镇民间故事传承人之一。在一幢老屋古色古香的门窗旁，我凝神静气地聆听刘先生抑扬顿挫地讲述古镇过去的岁月；古镇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，到明代中叶开始鼎盛起来，因走马古镇西与重庆的璧山相邻，南与江津接壤，所以走马古镇有“脚踏三县”的地理优势。自古以

来，走马古镇便是商贾往返渝州、蜀都的必经之地，是成渝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，往来商贾、力夫络绎不绝，也留下了“识相不识相，难过走马岗”的民谣。

这次来到古镇，我有幸听到“建文帝落魄走马”的民间传奇。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个秋夜，建文皇帝朱允炆因被其叔燕王朱棣推翻并通缉，不得不扮成僧人逃到重庆，夜宿走马岗。忽听一店客大声发问：“么师，明天吃啥子哟？”厨师正磨刀霍霍，粗声答道：“吃皇帝的脑壳——御头（芋头）！”建文帝一听，以为厨师早已识破他的皇帝身份，这是要拿他的脑袋献给官吏，吓得连夜仓皇逃命……

在走马，小到三五岁的孩童，大到耄耋老人，开口就能来上几段故事。许多传统的故事传说，在当地家喻户晓，长传不衰。走马镇民间故事也因此被国务院命名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带着满脑子挥不去的旧日传奇，沿着古镇的老巷一路逛着，某个房屋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一个长满青苔的石磨，像是被传说留住的一段岁月；大大的老酸菜坛子补了又补，坛身早已遍体鳞伤……走马古镇触目所及的，都是带有泱泱远古商贾文化的景物，显得原始而质朴，仿佛在向游人诉说着古镇曾经的繁荣与沧桑，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不禁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。

古镇的尽头，赫然伫立着一株百年黄桷树。阳光正暖暖地照着老树，顿时灿烂了饱经风霜的绿荫。从绿荫漏下的一缕缕阳光，毫不吝啬地照着树下的藤椅，还有藤椅上悠闲的喝茶人。这是怎样一幅闲淡惬意的画面？我所有的感官瞬间被调动起来，决定背弃城市里的躁动，带着一颗重新起航的心驶来这里。我背靠百年老树，就着一杯上下翻腾的茶水，与朴实的走马人把盏言欢。此情此景，我感觉自己正融入小镇人的生活中，又仿佛置身于那个错落的年代，有些恍惚，又有些沉溺。



ZXFK 随笔小札

□ 赵呈荣

雨后小镇

一场夜雨，洗净了小城的灰土。走在街上，一阵风吹来，清凉凉的，新铺设的宽阔的道路两旁，一株株高大挺拔的小叶榕树，就像一群威武的哨兵，守护着满城的绿色，清风掠过，叶子哗哗作响，好像在为城市鼓掌给力，而不时从叶子上滑落的雨珠，调皮地蹦到行人的脸上和脖子里，别有一番惬意。

街头两旁的白色路灯，经过雨水的洗刷，更加光彩夺目，它们是光明的使者，是夜晚盛开得最美丽的花。花坛里的那些花花草草，受了雨水的滋润，也都争先恐后地给路人展示着妩媚和翠绿。那座精致的小桥下，不见了污水横流，清澈的水面上不时冒出小泡泡，那是鱼儿的梦吗？

远处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幢幢，一排排美观亮丽、结构坚固、布局合理的新楼房，如雨后的春笋，拔地而起，层次分明，错落有致的如莲花般开满了一个个花园式的小区。高高的塔吊，网织的脚手架是老城焕新颜的标志牌，一座新的城市将在它们的怀抱里诞生。看到了一群群眉开眼笑的农民工，欢快的进入了井然有序工地，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建造着小城的美丽，从他们那写满笑意的脸上，可以读出他们内心的欢乐和踏实。小城因他们而鲜活，他们因小城而充实富有，他们也是小城的主人，和市民一样深爱着脚下的这片热土。

晨练是小城街道旁祥和的一道风景线，跑步、跳舞、练太极拳……一切都在这个清新的早晨充满了活力，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一队年过花甲的老人，女的腿脚不太灵便，男的就倒退着步子，手上还拎着一个黑色的老式皮包，里面应该装着药品和食物什么的，他们一个前行一个倒退着走，双手紧紧的拉着，牵着……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。此刻一切爱情的华丽语言，都会是一种苍白和无力。真正的爱是无声，无形，无定式的，执子之手，相携到老，世间难得是一种长久的幸福。

雨后的小城清新、明媚。正如现在这里的天空已变蓝，水正在清澈，城市品味正在提升，人们素养逐渐提高，城市建设更加趋向人文，市民为在这里安居乐业而骄傲自豪。

阳光穿过林间道树上的枝叶，诗意般地落在人们的脸上，幸福从小城的早晨开始，我们也该为小城的美丽做点事情了……

草场漫步

□ 晓河黄莺

在我的印象中石柱黄水是避暑的天堂。它地势高峻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，成了原生态的康养福地。但这里季节分明，高原气候明显，夏季这里车水马龙，避暑的人川流不息。但夏季过后，便门庭冷落，住宿餐饮纷纷关门歇业。那么，深秋时节，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旅游呢？又能欣赏到什么呢？我的心中不免疑虑。

然而，诗意盎然的千野草场，荡荡原



野的千面山坡，纵横交错的千条沟壑，遍地燃烧的万千火棘，呼呼啦啦的万亩杉林，沉默无语却蓬勃向上的万千石芽，还有那张牙舞爪千鸣万啸的秋风，将万顷山林吹成一片金黄……

随风漫步，脚下是千种野草，手拉着手在风中舞蹈，千红万紫的野花，装点着坦荡而又高昂的草场；天上是湛蓝的苍穹，咀嚼着羊群般的片片白云；山上是轻

纱般的白雾飘来飘去，你走到哪里，它就跟到哪里；天地间空空旷旷浩浩荡荡。在这里每一缕风都是清新的，野菜野草都散发着诱人的芬芳，甚至牛羊粪都散发着草的清芬，真是“春风发生千野绿，秋风刮去一天香”。这是大自然的味道，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圣地，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我对这片高山草场的最初印象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是花道师。千野草场漫山遍野的火棘、芦苇、野菊花、狗尾草、野棉花、松果、银杏叶甚至过季的枯萎的干花干枝，都可以成为你创作的花材。它们的色、形、意，都能激发你创作的灵感，让你化腐朽为神奇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是摄影师。用镜头记录你与大自然亲近的每个瞬间。当你在耄耋之年，翻看这些流金岁月，能让你苍白的人生顿生动感。在这里，你也可以是画家。你可以拿静影沉璧的月亮恣意涂鸦，嗅着灵山氤氲的草香，将原野的秋色挂在风的枝头。在这里，你还可以是作家。只要你静静的坐在草地上，看地上花开花落，看天上云卷云舒，内心会进入一个澄明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以翻越文字的万水千山，李白、杜甫，苏东坡会向你迎面而来，你会沐浴在唐风宋雨的清词丽句中，写出美丽的诗句……

在这里，即使你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。一间小木屋，一个“蒙古包”，一个善意的眼神，都会让你找到家的感觉。嗅着烤全羊的香，品尝着牛肝菌的鲜，咀嚼着火辣耙耙的香甜，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在这里土家妹子柔如舌尖上的蔬菜，你会情不自禁地随着“摆手舞”手同手脚地跳起欢快的土家舞蹈，内里会充满“太阳出来喜洋洋”般的欢悦。土家汉子彪悍的身影，会让你想起他们出征时，喝酒摔碗时的壮烈，那是一种忠贞和视死如归的勇敢！

前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它会诱惑你继续往前走。笔直而密集的柳杉蓬勃向上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，既遮天蔽日又密不透风，我们就在树与树的缝隙中穿行，和煦的阳光透过密林洒下金光，整个森林顿时晕染成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。突然眼前一亮，一片岩石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那是天空被高大茂密的森林分割出了一块天井，索性就坐“井”观天，蓝天如洗，白云悠悠。传说是柳杉“树王”升天成仙，留下遥望故乡的“瞭望口”，随手对着天上的“井口”拍一张照片，像一块湖泊。地上有个天井，天上有个湖泊，我有些恍惚，我不知道哪个更高，哪个更远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我想如果那块净地是树王升天时留下的瞭望口，那么神仙也是有情感的，他遥望故乡时的情感一定是真的。

长河映月义渡口

□ 吴昌彪

我曾在白天数次去过临近住家的马桑溪古镇，看义渡口人来车往，古镇内，人们或因坐饮茶，或品尝美食，一片人间烟火气息。唯独没有在夜市散去，人声渐平，慢慢欣赏苍山冥冥落日，古渡游游人稀；也没有在夜深人静时，捕捉明月隐高树，长河浸晓天的刹那美景。想来始终觉得遗憾。今日正值月中，秋月渐满，遂披衣出门，走向古镇上方的义渡广场。

广场上，饭后散步的行人已然慢慢踱回，仅有几盏昏暗的路灯陪伴，这里地势较高，远远望去，上面是马桑溪大桥，桥体两边各用数根钢线拉索倾斜牵拉，好似顶端明珠发射出的绚烂银线，光与影以最和谐的线条分割笼罩着桥上来往的车辆。桥下是平静的江面，隐隐几只船影，平添了几分静谧。桥下岸边，是白天喧嚣的古镇，此时，只有点点灯光，有三两人在石桌边闲坐，也许是店家忙完一天开始了休憩，又或许是几个像我一样贪恋这长江古镇月色的游人不忍离去，静静赏月。

江月渐东上，树影共徘徊。古镇虽为复修，但与这江、桥、月融为一体，时间似乎停留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前。当然，那时候是没有桥的，若有了桥，可能支撑这个古镇的义渡文化便不会存在了。况且长江属不可逾越的天堑，早期也没有建造横跨如此宽阔水域的技术和能工巧匠。因此，船便成了两岸往来的载体，船也是渡口人行走的脚。早在战国时期，这里已设官市进行早期贸易。明清时期，一些移民溯江而上，见这里地势稍平，依山傍水，有田可耕，就留此安居。后来这里“江宽水缓，过江人众，为沿江数十里各渡口之首”，成为连接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。

世界江河众多，载人运货的渡口也不计其数，独这里因冠一“义”字而别具一格。这要从一位不知名姓的士绅说起。清道光年间，马王乡士绅捐购田业一股，年租二十余石，置船二艘，雇人推渡，首开义渡。在人们心中，“义”向来与贯通儒家文化的“仁”相并而立，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。这位士绅，想必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之深深浸润，又有重庆人的古道热肠。他的内心可能也有过挣扎，在这山区购置田业实属不易，留给子孙后代耕读传家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是生长在渡口的人，日日看江水流长，常常听各种传说故事，时时见往来于此的各地人，心胸多是平和且开阔的。捐田义渡，或许不会让生活因此而困顿，而搭载过这只船的人，定不会忘记那上面大写的“义”字。

沿级而下，再经过铁轨上面的天桥，就到了古镇的一端。此时江面正在眼前，月影倒映江中，格外明朗。人走江岸，月行中天，看尽渡口变迁。义字既立，贵在坚持延续。义渡文化自那位可敬可爱的士绅始，便未中断。到清光绪年间，九宫庙设立了庙会，巴县正堂张判将修桥补路的剩钱剩财，买了一艘船，雇了一名船夫，正式设立义渡。至抗战时期，义渡口爱国船队往来频繁，支持重要物资的转运。后因汉阳钢铁厂迁至此处，渡口遂迁新地，义渡口三个字却铭刻至今。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白天在这里，我看到了现代人的热闹与闲适，而因为夜晚那轮照亮古今的月，我看到了义渡文化在静静流淌。

(作者系重慶育才中學高2018級36班學生)



ZXFK 民间故事

□ 马 卫

乡村支客师

支客师，就是乡村红白喜事的主持人。

只是他们不靓丽，不时尚，差不多全是些中年人或者老头儿。但是，他们在乡村，绝对有权威，有人缘，有口才，肚子里有“学问”。比如，在我们黑水沟，支客师就这几位，老一辈的岳二大爷，中年一辈的岳二爷，年轻一代的聂大哥。

岳二大爷，辈份高，所以不容易请动。请他，得备好一把旱烟，一瓶白酒。现在看来，根本不值钱，但在上世纪60年代，这也价值不菲了。一把旱烟，值一块钱左右。一瓶白酒大约要6—8角钱。当时生产队一个壮劳动力，一天挣10个工分，最差的年份值8分钱，最好的年份值2角多钱。

岳二大爷动嘴白喜事的，超

过一个大人几天挣的工分价值。因此，请岳二大爷，虽然他偶尔拿拿架子，只要烟和酒到位，他还是会出动的，何况一推一块，哪家不要人帮忙？“远亲不如近邻”啊。

岳二大爷的长项是主持白事，也就是死人后如何支客待客，安排一应事务。

如果死者是老人，岳二大爷的丰富人生，就会给整个治丧增色。他会准确地忆起死者的一生，多么艰难地挣扎，道出死者的人生历程，是那样坚强，那样俭朴，如一株野柿子树，不管风吹雨打，也要长大，还发梗结果实。

所以，只要家中老人过世，能不能请来岳二大爷当支客师，是有没有面子的事。

有一年，李玉如的老婆死了，

年仅40多岁，是自杀的，当然算不上长寿。这种不是老死的，乡村一律叫短命鬼。

李家去请岳二大爷当支客师，岳二大爷的家人都反对。因为这李玉如的老婆，偷生产队的嫩胡豆，被人发现了，羞愧难当，在野外找了棵歪脖子青木树，解下裤带，吊死了自己。

李家穷，也没有送一把烟，只带了半瓶酒，还是难喝的红苕酒。但岳二大爷坚持要去，他说，如果生产队分的粮够吃，哪个会去偷集体的嫩胡豆？

因此，岳二大爷在黑水沟，极有人缘，比生产队长杨麻子说话还“关火”。他活到91岁，1996年去世。全队人无不悲伤，都乐意去“抬一杠”，送他入土。

乡村的支客师，特别能干的

是，能把事主家亲戚戚的关系，理得伸伸展展。农村有很多挂角亲，转了八道拐呢。能干的支客师，居然能随事主家，叫出是表姑，是堂姑姑，是干舅公等等，这点不服气都不行。如果称呼错了，会得罪客人。

这方面，高二爷挺能干的。他是岳二大爷的接班人，跟着学习多年。要不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不会早交班给聂大哥。

生产队的保管刘麻子老娘死了。当时，岳二大爷已极少担纲支客师，毕竟岁数太大了，声音不宏亮，就上高二爷主事。死者的家底这样丰厚，居然能让大伙吃一顿米饭。这可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又在饥荒年份，很多家早断粮了。

高二爷对来送人情的人说：大家放开肚皮“嗨”，刘家不缺粮。

这就给人递了点子：刘麻子当生产队实物保管，主要是保管粮食，没有弄公家的粮才怪。

人们气愤了，一个离开，不愿抬死者上坡。

后来公社调查，刘麻子前前后后，弄了生产队几千斤粮食。被当作贪污犯，抓起来判刑，发配在大明寺花果山劳改。

也从此，高二爷不当支客师，岳二大爷只好带着刘大哥上阵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岳二大爷已入土，高二爷也是鬻耄之年，连刘大哥，也年过六旬。红白喜事仍有，但再没有支客师。变富了的乡村，也有了专业的主持人。他们现代、时尚、风趣，能说能唱。

支客师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，仍留在很多人记忆中。它标志曾经苦难，也传承乡村的风尚。